

吳越書錄

吳越書錄

吳越書局

南陵
徐氏
譚食
叢書
弟二

吳越春秋序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
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
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勾踐大
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
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
而况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
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
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

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

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

繁唐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十卷隋志

缺傳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

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邯鄲李

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曄所爲書

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

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

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

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擘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揚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考正者耶擘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擘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僚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論議種蠱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則亡皆鑿

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
實哉擘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
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
田廩羨財重刻于學不鄙諛聞屬以考訂且
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
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疑訛
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
者附見于下而互存之惜其間文義猶有滯
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

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
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
序

序終

吳越春秋目錄

卷第一

吳太伯傳

元本太伯傳作吳王太伯傳太伯
三以天下讓宜王而不王者也吳
之後君又未嘗追王之尊之曰王
名不與實稱也今去王字以從其
實

卷第二

吳王壽夢傳

卷第三

王僚使公子光傳

元本不曰吳王僚傳而曰王僚使公子光傳蓋謂使之伐楚耳光即闔閭既自有傳此云使公子光贅也今姑從其舊

卷第四

闔閭內傳

卷第五

夫差內傳

元本闔閭夫差傳皆曰內傳下卷無余勾踐傳皆曰外傳內吳而外越何也况擘又越人乎若以吳為內則太伯壽夢王僚三傳不曰內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而闔閭夫差二傳獨曰內又何也
今不敢輒去內外二字姑存之

卷第六

越王無余外傳

卷第七

勾踐入臣外傳

元本越王勾踐入臣獨無外傳字
今補其闕姑從越諸傳亦作外傳

云

卷第八

勾踐歸國外傳

卷第九

勾踐陰謀外傳

元本勾踐入臣歸國伐吳諸傳皆書名獨陰謀傳書越王而不名不知何義今於陰謀傳去越王二字而書勾踐從諸例也

卷第十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目錄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後漢趙曄撰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

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

韓詩章句姜姓嫄字說文邵炎帝之後姜

姓封邵國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

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邵邵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邵同為帝

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

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

若為人所感後姪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

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篇所謂履帝武是也天

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

者折折疑當作辟易而避之詩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復棄

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復

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詩云誕置之寒冰鳥覆翼

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長

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樹亦種也禾黍桑麻五穀

相去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地水高下粢稷

黍禾藁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

濫遂

遂疑當
作遂

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

地造區

研窮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

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

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

帝王世紀
后稷納姁

氏生不窋括地志曰不窋故
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

遭夏氏世衰失

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

周本紀不窋卒子
鞠立鞠卒子公劉

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

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

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

慶節
子皇

僕皇僕子萋弗萋子毀隄世本隄作榆毀隄子公非公非子高圍高圍子亞圍世本作

亞圍雲都皇甫謐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甫毛詩史記甫

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

義為狄人所慕薰鬻戎妬而伐之薰鬻孟子子作撫鬻史

記作薰育漢匈奴傳作葷粥音同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

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

以養害所養孟子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國所以

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杖策去

邠踰梁山而處岐周

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杜預云幽在新

平漆縣東北索隱曰幽即邠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顏師古曰

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

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携幼揭釜甑而

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史記作虞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

王季季歷娶妻太任氏音泰壬詩大明篇摯仲氏任毛氏箋摯國

也任姓仲中女也史記作太任生子昌昌有聖

列女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

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嚙丹書入于艷止于昌戶其書云云此蓋聖

瑞丹書文多不載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

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

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

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岳南遂之荆蠻

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

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

號為勾吳漢地理志太伯奔荆蠻號曰勾吳顏師古註夷俗語發聲猶越為干

越吳人或問何像像疑當而為勾吳太伯曰

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

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

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

里平墟今無錫縣境

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

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脩先王之業守仁

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子

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

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此諸侯為伯猶召公遵公劉古公之術業於

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濱而

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旦而

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

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

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冢去墓十里有舊宅其井猶存皇覽云太伯墓在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仲雍立是為吳仲

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

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疆鳩夷夷子餘喬

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

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

史記世家熊子遂作熊遂喬作橋廬作盧專作轉譙周古史考作柯轉畢作畢是時

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虢氏畢

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切而吳益

疆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

朝會而國斯霸焉

至壽莫之毋與中國諸侯

子去養養子壽莫立

史記五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晉公之國北莫莫公以開晉之外

吳越春秋吳太伯傳第一

中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

史記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

朝周適楚觀諸

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

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

魯成公十五年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山氏之

國漢置鍾離縣屬九江今屬濠州

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

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

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

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

子靈也

適吳以為

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

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

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非巫臣為行人也行人掌國

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楚莊王怒使子反將

去聲敗吳

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

侯為敵

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始大通吳於上國

五年伐楚敗子反

十六年楚恭

左傳作共

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

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

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于衡山杜

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楚歸三日吳人伐楚取駕此不書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爲相任以國政

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

次曰餘祭

祭側界切

次曰餘昧

昧莫葛切

次曰季札季

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

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

樊曰我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

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

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

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

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

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

夢卒

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書壽夢卒杜預曰壽夢吳子之號

諸樊以適

適通作嫡正出也

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

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十三年諸樊在位十三

年卒是為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

已除喪讓季札

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

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

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

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
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
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當國非前
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
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句太王改爲季

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爲國周道就成前人

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

曹公卒宣庶存適亡嫡亡者公子負芻殺太
子而自立是爲成公

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子欣時
也與負芻

皆宣公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左傳魯成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遂逃奔宋明年反自宋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札雖不才願附子

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

而耕於野吳人舍上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

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

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

漢改延陵為毘陵縣晉為毘陵郡又為晉陵郡今常州也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

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

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奔吳封之朱方左傳

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杜預云句餘吳子夷昧也索隱曰餘祭以二

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昧但句餘或別是一人今按春秋於明年書

閹弒吳子餘祭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閹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

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既云餘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皆

當刪十字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以効不恨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

吳至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

吳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
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
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
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爲吳王僚也

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第二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

見左傳昭公十七年光諸樊子闔廬

也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

舟名餘皇

為楚所獲亦曰餘皇

光懼因捨復得王舟而還

捨字不通疑當

作揜蓋揜其不備取之以歸

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合

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吳

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伍

子胥者楚人也名貞

音云

貞父奢兄尚其前名

曰伍舉

前名當作前人舉即奢之父員之祖

以直諫事楚莊王

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
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
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伍舉進諫曰有一大
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
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
驚人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爲射者所圖絃矢
卒音猝忽遽貌倉卒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
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用孫叔敖任
以國政史記曰任伍舉蘇遂霸天下威伏諸

從以政國人大說

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

在城內

與登焉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

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克聽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蟲鏤之刻畫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啖以之爲美前莊王爲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

稜氣也

大不過容宴豆

木不妨守備

不妨城郭守備之材

用不煩官府民不敗

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爲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

卿士訕謗豈前王之所盛人君之美者耶臣
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
臺由是伍氏三世爲楚忠臣楚平王有太子
名建平王以伍奢爲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
極史記亦爲少傅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娶於
作無忌秦秦女美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
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爲夫人而幸愛之生
子珍而更爲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太子而
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

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

守城父

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

備邊兵頃之

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將入爲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踈骨肉乎無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因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

人前告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
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
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
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伍奢曰臣有二
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爲人慈溫仁信若聞臣
召輒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
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耻雖冤不爭
能成大事此前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謂伍
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

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
仁去難就免平王內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
之耻反遇奢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尚賜鴻都
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父囚繫
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
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恩
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
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爲侯
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

免死二子爲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
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
加於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
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
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
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
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徼律相
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
於世冤讐不除耻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

决

决當作
訣別也

尚泣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終老

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仇畢爲廢物汝懷文
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可復也吾如得返
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
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
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
胥胥乃貫烏還切弓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
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
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

報汝平王

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後人追

書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爲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讐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負奔宋道遇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爲之奈何申包胥曰

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教子不報則爲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讐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讐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讐不與鄰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

華氏華亥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

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

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爲內應而滅鄭即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真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真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上聲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泝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

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
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
之漪子胥卽止蘆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
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寢急兮
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
澣澣當作尋四尺曰澣倍曰尋之津子胥旣渡漁父乃視
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爲子取
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
有頃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樹下不

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爲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畱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

字漁父曰今日凶凶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
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爲子爲
蘆中人吾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
諾旣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盜漿無令其露漁
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
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
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
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
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

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
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篋管飯其盜漿長跪而
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
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
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
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
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
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
明執操其丈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佯狂

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

翌明也

明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

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宜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

好之每入語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讐而
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爲興師復讐公子
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
伍胥之諫諫當作謀伐楚者非爲吳也但欲自復
私讐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
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音稅以外事入見王
僚曰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興師用兵於比國
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爲政非以
意救急後興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爲匹夫興

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

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

媚乃得勇士專諸

左傳作
鱒設諸

專諸者堂邑

吳地
漢地

理志爲臨淮
郡堂邑縣

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

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

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怪而問其

狀何夫子之怒盛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

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也

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

子胥因相其貌確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遭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

長曰諸樊

名暹史記索隱曰暹是其名諸樊是其號

則光之父也

次曰餘祭次曰餘昧

春秋作夷末

次曰季札札之

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

去聲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劔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覩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擇斯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

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
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
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
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
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
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

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
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

建之過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故母
在鄭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

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遏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三十年矣此書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

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世家所吳所以相攻者初記與此合巢今無為巢縣

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之女與吳邊邑處女

蠶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伍二家相

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

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

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一年此皆誤伍子胥謂白

公勝

即太子建之子其後惠王召勝歸楚使居邊邑服虔曰白楚邑名大夫皆稱公

杜預曰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

曰平王卒吾志不

悉矣然楚國有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

子胥坐泣於室

十三年

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記世家乃書云十三年此

書似承世家之誤

春吳欲因楚葬而伐之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

而伐之世家同喪作舉字此書葬字恐是喪字之誤

使公子蓋餘燭傭

左傳蓋作掩傭作庸皆王僚母弟

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

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

左傳作掘室
史記作窟室

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爲我具
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
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崇鏃之甲三
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
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
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爲足疾入窟室裹足使
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旣至王僚前專
諸乃擘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曾

戟有枝兵也周禮戟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爲
戟單枝爲戈軹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
兩軹註軹謂兩轄詩詁曰車軸之端貫轂者
爲轄轂末之小穿容轄者爲軹此言立戟交
軹謂戟之立如軹之
交倚專諸之胷也 胷斷臆開匕首如故以

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

衆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衆盡滅

之遂自立是爲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

拜爲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位讓季札

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

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

人之道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

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

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

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

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陳王新貫甲...

...

...

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第四

闔閭

左傳作闔廬
史世家同

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

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

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爲行人以客禮

事之而與謀國政闔閭謂子胥曰寡人欲彊

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

膝行而進
出莊子

垂

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

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

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闔閭曰非夫子寡人

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
斯何爲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
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爲
君主所親闔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
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
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
不設田疇不墾爲之柰何子胥良久對曰臣
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闔閭曰安
君治民其術柰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

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
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闔閭曰善夫築城
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
國者乎子胥曰有闔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

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廻

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

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陵門三不開東面者

欲以絕越明也立闔門者以象天門通闔闔

風也

史記律書闔闔風居西
方闔者倡也闔者藏也

立蛇門者以象

地戶也

已爲地戶

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

闔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
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
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饒以象
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
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
以具闔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
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
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劍越

前來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爲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爲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

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
卽山作冶麻經蕪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
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
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
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
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
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
闔閭甚重旣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
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

鍔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
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
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
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爲善鈎者
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
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
於闔閭詣官門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而子
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
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

衆鈞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鈞甚多形體相類
不知其所在於是鈞師向鈞而呼二子之名
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
於口兩鈞俱飛着父之曾吳王大驚曰嗟乎
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
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
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
白左傳史記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
白俱作伯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闔閭曰州犁何罪子胥

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郟宛

郟當作郟詳此書似以伯

州犁郟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郊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楚殺其大夫郟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郟宛郟宛之子曰伯詬宛亦姓伯

又別氏郟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詬奔吳此云伯州犁號郟宛非也 事平

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陟遙切而

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

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

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郟宛之舍無忌

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前陳兵堂

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爲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郟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爲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

死闔閭傷之以爲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
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
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復俱
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
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
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
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
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

二年吳王前旣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
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
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
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
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
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
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乎
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
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

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
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
曰其爲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名離
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
柰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爲齊王
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
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
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
取其馬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

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

人之喪訢恃其與水

水字下當有神字

戰之勇也於

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
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
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
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
不達聲生徃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
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
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傲色於我

哉於是椒丘訢卒於

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

詰責恨怒

並發暝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

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

蔚

蔚當作鬱

恚暝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

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

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猝要離曰

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衆一死也歸不關閉二

死也卧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

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
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
人之衆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
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挫吾頭乃敢
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
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嘆曰吾之勇也人
莫敢背占者占疑當作覘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
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
承宴而待焉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

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爲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闔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

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

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
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
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風因
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
揮之三捽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
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
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
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誠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愍然

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
事其君非仁也爲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
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
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
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
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
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

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白喜相謂曰
吾等爲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王故

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柰何有頃吳
王問子胥白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
子胥白喜對曰臣願用命吳王內計二子皆
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
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
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
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
明知鑿辯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
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

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
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
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
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
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豎
切兵器所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
以蔽身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
鼓爲戰形於是官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
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

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
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
鈇斧也 鑕鐵榘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
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
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
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
姬馳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
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
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

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
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
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
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
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
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
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
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
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

下而威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
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
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

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

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

紀南城也

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

伍子胥白喜爲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咸言
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
寇楚國羣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謂
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

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
不絕誠惑之蓋聞仁者殺人以掩謗者猶弗
爲也今子殺人以興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
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
士伍奢伯州犁與卻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
外爲鄰國所笑且郟郟伍之家出奔於吳吳
新有伍真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故疆敵
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卽危矣夫智者除讒
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

矣子常曰是曩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
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會蒸
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
忘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
鑿池積土文石爲椁題湊爲中

題湊棺木
內向也

金

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
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
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

非之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也乃去而
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
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越絕湖而皆作胡
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
也風湖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
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
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
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
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

臣聞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

使歐冶子造劍五

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

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

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

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

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以就

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

王曰其直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

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

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令字當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

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赤堇山一名鑄浦山歐冶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泗若耶而

取銅破堇山而取錫張景陽七命曰邪溪之鋌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

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

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

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闔閭聞楚得湛

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

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

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

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吳人

侵楚伐夷侵潛六始用子胥之謀是為闔廬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

古國臯陶之後所封今安豐六安縣是其地潛

在六西南今屬安慶有潛山潛水史記潛

作五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越王元常

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

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槁里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吳伐

越始用師於越也是為闔廬五年杜預解自
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馮里左傳

史記俱作馮李馮音醉杜預
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按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

字子常此當言公孫不得云公子也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伍

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

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間杜預曰豫章漢

東江北地名孔穎達曰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則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

討劉毅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乃知春秋之豫章非今隆興

郡名之豫章也吳王曰吾欲乘危入楚都而破其郢

不得入郢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

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大夫以歸爲

質

見左傳定公二年索隱曰當爲闔廬七年史年表世家皆書之六年此書似亦因以

爲據

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疆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擊楚柰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

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
 曰昔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
 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
 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
 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肅
 爽駿馬也
爽音霜亦
 曰驕驪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
 成成當
 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者請馬以贖成公
 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子常常乃遣成公
 歸國羣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囚

願賞竊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

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裘珮於子常蔡侯

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左傳云以其子元與

大夫之子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

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

良侵食諸侯困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

二君有謀唐侯左傳作蔡侯使其子乾為質於吳

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於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源自武都沮縣經襄

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今漢陽古江夏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

別山至於大別山

杜預曰二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

縣禹貢至于大別今漢陽縣北有大別山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三不利自

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

共殺忠臣三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

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

柏舉楚地

闔閭之第夫

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貪而少忌其

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

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

其部五千人擊子常大敗走奔鄭楚師大亂

吳師乘之遂破楚衆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

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雍澁五戰徑至於

郢王追追當於吳寇出國將亡與妹季芊綿婢

切楚姓平出河淮河水出崑崙與淮同杜預曰睢水出新城昌魏縣

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也按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鄢道元註睢水出陳留縣

西蕩蕩渠三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

去吳師遂入郢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

中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邾夫人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此雲中言

雲而不及夢是二澤明矣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暮宿羣盜攻

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傳作王孫由干隱王以

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鄭音云江陵有鄭城楚昭王時鄭公所築今

也松滋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鄭公辛得昭王

大喜欲還之其第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

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夫乘人

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

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季第巢以王奔隨

吳兵逐之謂隨君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
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當寶
作保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
之僻小密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
若今有難去聲而棄之今且安靜楚楚敢不聽命
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
俱亡陰與吳師爲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
卽割子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郢止

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
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誚之曰誰
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卽令
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
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
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困迫子胥自此鄭定
公大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入郢則獻公時此亦云定公誤乃令
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
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

橈

音饒
小楫

而行歌道中即還矣公乃與漁者之

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
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
公爲何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怖令於
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
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子胥歎曰
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
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
所在日急申包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

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
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
曰爲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
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
晝馳夜趨足踵蹠踵足後蹠之石切足下也劈裂裳裹膝
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相公
按申包胥求救乃秦哀公時此云相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
胥哭已歌曰吳爲無道封也大豕長蛇以食上
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

告急如此七日相公

相當作哀

大驚楚有賢臣如

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

矣爲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曰臣聞矣德

左傳國語皆作

夷德無厭王不憂鄰國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

王其取分

扶問切

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

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

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

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

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爲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

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闔閭破之檇里

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

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

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

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

即會之左傳作自稷會之稷楚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稷七月楚司馬子

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

滅之

唐從吳伐楚故

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槩

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爲吳王闔閭聞之

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

溪

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司馬彪曰汝南有堂谿亭應劭曰堂谿本房子國

闔閭

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與楚師於淮滋秦師

又敗吳師楚子期將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

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

期曰亡國失衆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

死如有知必將乘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

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
 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
 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
 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
 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讎如此者也行去矣

吳軍去後昭王反國

徐天祐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析公雍子子靈賁

皇奔晉迭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巢駟
 陵之敗伍舉之奔鄭也將遂奔晉賴聲子有
 言益其爵祿而及子孫復仕於楚由是世
 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
 子就戮此子胥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讎其
 舊君而甘心焉是舉也隨與鄭亦與有憂而

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
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是之謂歟聽言
者可以
監矣
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

州犁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彘

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爲天下大

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爲楚作窮劫劫疑當之

曲以暢暢當君之迫厄之暢達暢達當作

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垂烈烈疑當不顧宗

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

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

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
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闕楚荆骸骨遭發掘鞭
辱腐屍耻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
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悵音疾慄悵悲貌吳軍雖去
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爲讒口能謗褻
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
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
饑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
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

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
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
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
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不得其償自傷虛死
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
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吳
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爲鱠將到之日過時不
至魚臭須臾子胥至闔閭出鱠而食不知其
臭王復重爲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闔

閻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閻門曰破

楚門復謀伐齊齊子使女爲質於吳吳王因

爲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子所謂涕女

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爲病闔閭乃起北門

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

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

虞山之巔寰宇記常熟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闔閭傷

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

而死闔閭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

太子

詳下文則夫差爲太子波之子此太子下當又有子字

夫差日夜

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

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

矣闔閭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

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

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

秦字疑衍

之子

夫差闔閭曰夫

夫下當有差字

愚而不仁恐不能奉

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

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

從子立夫差爲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止

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

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

南城宮舊傳皆在長洲縣境闔閭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

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有姑

蘇山亦名姑胥旦食鮒山越絕作晝游蘇臺射於鷗

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在吳縣東北吳之離宮越王獻西子於此

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獵之地也斯止闔閭之霸時於

是太子定因伐楚破師拔番音婆秦爲鄱陽縣屬九江郡今

饒州也徐天祐曰吳楚世為仇敵吳自伐巢
以至取番大小二十餘戰楚子重子反一歲
七奔命而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則亡臣
伍員伯嚭為之也其間釐虺棘櫟五邑之
役與庸浦臯舟鵠岸房鍾州來楚懼吳兵復
雞艾之戰此書皆畧而不載云

往乃去郢徙于蔦若

蔦若傳定公六年吳太子終

累敗楚舟師楚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於
是乎遷郢於都史世家闔廬十一年吳太子
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郡十一年即
定公六年杜預曰終纍闔廬子夫差兄史以
為夫差索隱謂名異而一人耳此書又以為
太子定伐楚拔番而不著其年未詳孰是都
音若襄陽也楚當此之時吳以子胥白喜孫

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於越

左傳定公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

檀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

北伐齊齊使

大夫高氏

當是高無平時將上軍

謝吳師曰齊孤立於

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齊以吳為疆輔今未

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

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即還

左傳哀公

九年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吳子使來復

傲師是為夫差十年十一年也此二年方謀

伐齊而此書於十一年云夫差北伐齊十二年云夫差復北伐齊是二年間吳再伐齊也與傳不合豈十一年吳嘗伐齊齊謝吳師不敢戰至明年復伐乃有艾陵之戰耶

十二年夫差復北伐齊

左傳哀公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是爲夫

差十二年與此書合史世家乃書之夫差十一年誤也

越王聞之率衆

以朝於吳而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懼曰是棄吾也乃進諫曰越在心腹之病不前除其疾今信浮辭僞詐而貪齊破齊譬由磐石之田無立其苗也願王釋齊而前越不然悔之無及吳王不聽使子胥使於齊通期戰之會子胥謂其子曰我數

諫王王不我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吾俱亡

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還

鮑氏鮑牧也屬

其子改姓爲王孫氏欲以避吳禍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之曰子胥爲彊暴力諫願王少厚焉王曰寡人知之未與師會魯使子貢聘於吳

十三年齊大夫陳成恒欲弑簡公陰憚高國

鮑晏

鮑叔牙晏嬰

故前興兵伐魯魯君憂之孔子

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丘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丘墓在焉今齊將伐

之子無意一出耶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張

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

貢北之齊見成恒

史記子貢傳作田常

因謂曰夫魯者

難伐之國而君伐過矣成恒曰魯何難伐也

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愚而

不仁大臣無用士惡甲兵不可與戰君不若

伐吳夫吳城厚而崇池廣以深甲堅士選器

飽弩勁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邦也成恒忿

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

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君三封

而三不成者大臣有所不聽者也今君又欲

破魯以廣齊墮魯以自尊而君功不與焉是

君上驕越絕驕字下有主心二字爲是子貢傳同下恣羣臣而求

以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子貢傳犯是臣

驕則爭此君上於王有遽越絕及子貢傳皆王作主遽作卻卻

與隙同而下與大臣交爭如此則君立於齊危

於累卵故曰不如伐吳且吳王剛猛而毅能

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明於法禁齊遇爲擒

必矣今君悉四境之中出大臣以環之人民
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敵之臣下無黔
首之士孤主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
兵已在魯之城下矣吾去之吳大臣將有疑
我之心爲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請爲
君南見吳王請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
之陳恒許諾子貢南見吳王謂吳王曰臣聞
之王者不絕世而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
銖而移今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而與吳

爭疆臣竊爲君恐焉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

大利也義存亡魯

越絕義字下有在字害字上有勇在二字爲是害

暴齊而威疆晉則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

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入臣於吳不即誅之

三年使歸夫越君賢主苦身勞力夜以接日

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

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不可夫越之疆不過

於魯吳之疆不過於齊主以伐越而不聽臣

齊亦已私魯矣且畏小越而惡疆齊不勇也

見小利而忘大害不智也臣聞仁人不因居

越絕因居
作困厄

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其功

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且夫畏越如此臣誠
東見越王使出師以從下吏吳王大悅子貢
東見越王王聞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問曰
此僻狹之國蠻夷之民大夫何索然若不辱
乃至於此子貢曰君處故來處字不通越絕
作弔君故來與
下文弔
字相應越王勾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
爲鄰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問其說

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
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
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

之

子貢傳聞之
作先聞者是

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

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自量與吳人
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
鼈見矣國語作
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
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
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

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
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
強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
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
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今吳王

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
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
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
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

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衆以殘吾國

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爲墟棘身

爲魚鼈國語鼈下有餌字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

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

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以疑請者是孤

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

聽雅音旣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

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

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

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羣臣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爲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矣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爲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爲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內引讒人益

衆夫子胥爲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
身死隱君之過正言以忠君直行以爲國其
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爲人智而愚彊而弱巧
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爲詭詐以事其君知其
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
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
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馬作矛二子貢不受至
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
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

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逋逃出走棲于會稽國

爲墟葬身爲魚鼈

越絕鼈下有餌字

下賴大王之賜使

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敢其
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
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
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
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逋逃會稽賴王賜
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
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

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吏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

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

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柰何定公曰何

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伏作休以待之晉

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

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於

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

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覺而恬然

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

鑿音歷鬲屬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

鍤

音吳刀名鍤鍤山出金作刀可切玉

殖吾宮墻流水湯湯

音商

貌流

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

生梧桐子爲寡人占之太宰詒曰美哉王之

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功朗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

氣有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

服朝諸侯也兩鍤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

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

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

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
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爲予
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
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
城公第越絕長城公第
作越公第子公孫聖聖爲人少而
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
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
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
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

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
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嘆曰悲哉非
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
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
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
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
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
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
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

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爲占之
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
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
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
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
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鑿蒸
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
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鍤殖宮牆
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

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
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爲用器
但爲盲僮

越絕盲作僮
僮作當者是

與死人俱葬也願大

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
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勾
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
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
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
嗟天知吾之寃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

我以爲直者不如相隨爲柱提我至深山後

世相屬爲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

丘

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

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爲
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
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爲右
校司馬王孫駱爲左校及從勾踐之師伐齊
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
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

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亡身之甚
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
治救癘古禾切瘡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
癘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

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其疥耳越之爲病
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
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
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
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

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
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
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爲
白虎而臨辛功曹爲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
爲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
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
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
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
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

遂行吳三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於艾陵地齊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旣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爲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

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
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
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
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爲子
西結彊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與刈同漢
書項羽傳斬將艾旗賈誼策若艾革營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
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
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
法度欲以妖孽挫衄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

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
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
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
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
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
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世存
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貞不忍稱疾
辟易乃見王之爲擒貞誠前死掛子胥傳作抉吾
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

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恠而視之羣臣
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
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
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
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
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
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
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
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
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
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爲寡
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
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
衆大夫如何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
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
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
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
說僞辭以曲爲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
旣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
怒曰老臣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
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爲
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
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
於桀紂大王勉之臣請辭矣子胥歸謂被離

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
於斯前此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
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
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

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

鏤之劍

屬鏤劍名鏤力俱切又力侯切

子胥受劍徒跣褰裳

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爲汝父忠臣立

吳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
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

爲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
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
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
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
汝不忠信爲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
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
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爲
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爲友遂
伏劍而死

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爲夫差十二年此書載

其事於十三年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役左氏連書之耳吳王乃取

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

子胥傳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爲鴟

夷鴟夷槥形

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

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

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

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

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

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

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
以我殺子胥爲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
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
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
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
得爲前王臣吳王中心悞然悔殺子胥豈非
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
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

吳王復伐齊闕

闕義與掘同左傳闕地及泉是也國語解闕穿也

及爲

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

國語作沂者是

西屬濟欲

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

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

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

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且懷丸持彈從

後園而來衣袷

袷當作洽沾也

履濡王怪而問之曰

子何爲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

後園聞秋蛸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
飲清露隨風撓撓長吟悲鳴自以爲安不知
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
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
枝陰蹶蹶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
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躑躅飛丸而集
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罔其旁
闡忽罔中陷於深井臣故裕體濡履幾爲大
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

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
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鄰
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
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
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
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

三江

一說松江錢塘浦陽江也吳都賦註松江下
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
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今其地亦入五湖之
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

中

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
也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

五虞翻云太湖之水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
通五道謂之五湖

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

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

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

作姑國語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郊也通江淮轉襲吳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吳敗

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

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

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駘曰不如前進則執

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

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羞昏

秣馬食音飼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

闇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廬既鑄

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

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短矢韋昭曰矢名望之

若茶周禮望而眡之欲其茶白也註韋華遠

英茶也孔氏曰茶是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髦丹甲朱羽之矰望之

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

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

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

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

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董褐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

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

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先期亂次之故

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

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依

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

以蒲服就君

史記范雎傳滕行蒲服詩匍匐救之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

也盡力不肯長第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

命長爲諸侯笑孤之事君決

決字疑衍

在今日不

得事君命

命字當作亦

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

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

左足與褐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

定公前旣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

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
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
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
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
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爲先老可
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於是吳
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
王稱公前國語前字下有鞅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
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

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竟陵縣

東北今荆縣門長林縣

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

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

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

劍挺鉞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

國語

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贊

國語

於楚又不恭王

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

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

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

不熟於歲遂緣江浙淮

綠當作沿順流而開
下泝逆流而上

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

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

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

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作以增號謚

已上所記

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

吳王還歸自池

池字上當

有黃息民散兵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檇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

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

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

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勾句章甬甬江東東

境也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

爲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

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爲附邑亦寡人之

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

夫種曰吳爲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

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

成七反越王不聽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

魯哀公十二年
十七年越一再

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夫差十四年十八年
二十一年事此書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年

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
誤吳杜預解誤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

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年
二年傳書越滅吳之歲也 吳國困不戰士卒

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

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

即陽山
別名 曾

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

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

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

得火食走倥偬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

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子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

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

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

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

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

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

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旦食者也謂

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
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
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
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卽有應吳王止秦
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
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
返乎寡人世世得聖也得字下當有事字越
絕云今寡人得邦誠
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
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

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旣得返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

言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

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

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

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

昔越親戕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幸伐之不

從天命而棄其仇後為大患大過六也徐天祐曰

夫差惑於宰嚭之言忘父之讎釋越不誅為不孝然在越則幸矣越欲責吳若曰囚辱吾

君與君夫人使莖芻養馬給水除糞猶為有辭今而曰越之罪莫大焉而以吳赦越為大

過種也無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乃失辭乎

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
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爲何
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
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
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
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耻
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
何必使吾師衆加刃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
勾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

臣之位不敢加誅於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
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瞑目怒曰死者人
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抱六
過之罪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
乃太息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
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
君乃誅嚭并妻子吳世家曰越王滅吳誅太宰嚭越世家亦曰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此書又云并誅其妻子則吳王之自殺也嚭亦同時就誅矣徐天祐
曰愚按越滅吳之後二年是爲哀公二十四
年公如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

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然則吳之亡也嚭遂
臣越夫固無恙也史世家及此書所載何其
與左氏相戾也且嚭貪而佞至於亡國喪君
死有餘戮越人既生之又從而信任之豈以
其實嘗私越而不以其不忠爲罪耶漢丁公
之戮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越於是乎失
刑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旣慙死

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

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

死必連繫

國語組字上有結字

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

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明生不昭我死勿
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

餘杭山卑猶

越絕曰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近太湖去縣十七里索隱曰

猶亭亭名卑猶位三字共為地名吳地記曰徐杭山一名卑猶山是也

越王使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

越絕隰作累

土以葬

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

越絕言宰嚭之死者五日擒夫差殺太宰

嚭曰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曰殺夫差而戮其相曰殺太宰嚭戮其妻子曰禽夫差而

戮太宰嚭與其妻子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常疑越絕書非子貢作特後人托名耳

何以知其非子貢作越絕內傳於說陳成恒之事終之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霸越是也斯言也乃後之人多其功是非子貢之言也且他文亦不類或者所載未必盡

實宰嚭得保首領以沒蓋幸而免前既備論之矣此書謂亦葬卑猶之旁豈其後嚭死於

越而返葬於吳耶然吳時諸冢墓如巫臣要
離干將之類皆具載圖志獨不及宰嚭冢何
也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

吳越春秋夫金內漸兼正

士集于我邦之功人

卒訪亦莫辱猶之勞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

後漢趙曄撰

越之前君無余者

無余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越舊

經作夏禹之末封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

無餘帝王世紀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連山易曰

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史記曰鯀之

父帝顓頊世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律歷志

則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通鑑外紀從之古史

曰太史公以鯀為顓頊之子其世太迫班固
以為五世孫近得之此書以為顓頊之後曰
後者可以通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
子孫言之也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

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高密

世本曰鯀娶有辛氏

女謂之女志是生高密宋忠曰高密禹所封國世紀曰鯀妻脩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名文命字密史記以文命爲禹之名孔安國謂禹爲名張晏謂禹

爲字今並存之家于西羗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

也在茂州石泉縣其地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元和郡縣志禹汶山廣柔

人生於石紐村水經註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廣柔即今石泉軍帝堯之時

遭洪水滔滔天下沈漬九州闕塞四瀆壅閉

帝乃憂中國之不康悼黎元之罹咎乃命四

嶽乃舉賢良將任治水自中國至于條方莫

薦人帝靡所任四嶽乃舉鯀而薦之於堯帝

曰鯀負命毀族不可

尚書堯典作方命圯族史記堯本紀作負命毀

族正義曰負音佩違也鯀性狼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

四嶽曰等

之群臣未有如鯀者堯用治水受命九載功

不成帝怒曰朕知不能也乃更求之得舜使

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

乃殛鯀于羽山

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胸山縣

鯀投于

水化為黃能

或作熊

因為羽淵之神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

有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杜預解熊

音雄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切三足鼈也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爲鼈類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爲膳豈鯨化爲二物乎舜與四嶽舉鯨之子高密四嶽謂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勲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委字下當有任字而已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濟甄甄字不通疑暨字之誤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乃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

天柱號曰宛委

在會稽縣東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

赤帝在闕

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

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琢其文禹乃東巡登衡

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

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

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

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

輿地志會稽山有石

狀如覆釜謂之覆釜山一名釜山繡亦作釜

史黃帝本紀曰合符釜山索隱以爲合諸侯

符契圭璋而朝之於釜山在媯州

東顧謂禹

懷戎縣北三里非此之釜山也

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

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退又齋

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

字得通水之理徐天祐曰禹未嘗兩至越其

也禹貢記南方山川多與今不合禹治水時

未嘗親至南方故也孟子曰禹八年于外而

禹貢云作十有三載之乃同或者以為比禹治

水之年通鯨九載言之也馬融曰禹治水三

年而八州平是十二年而入州平十三年而成
兖州平兖州平在舜受終之年然則禹之成
功不過三四年間耳此書謂勞身焦思七年
功未及成乃東巡登宛委發金簡之書得通
水之理使禹之治水七年而後得神書始知
通水之理不已晚乎諸若此類蓋傳疑尚矣

復返歸嶽乘四載

陸行乘橈山行乘攆音莖攆

丘遙切

以行川始於霍山

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

山二名

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遂

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

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

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

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

到塗山

會稽志塗山在山陰縣西北四十五里蘇鶚演義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

州巴南舊江州三濠州四當塗縣按左氏昭公四年傳穆有塗山之會哀公七年傳禹合

諸侯于塗山杜預解並云在壽春東北說者
曰今濠州也柳宗元塗山銘序曰周穆遐追
遺法復會于是山然則禹與穆王皆嘗會諸
侯於塗山矣然非必皆壽春也若禹之所娶
則未詳何地水經注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
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庾仲雍
並言禹娶於此越絕等書乃公禹娶一會稽
塗山應劭曰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縣也又
與郡志所載不同蓋會稽實禹會侯計功之
地非所娶之國下文兼載白狐九尾之異尤
為可疑

疑 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
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
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
綏白狐九尾瓟瓟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

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

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呂氏春秋曰禹

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禹行十月女嬌生

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大

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豎

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許慎曰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暢八極之廣旋

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

人怖駭禹乃啞烏格切笑聲易震卦笑言啞啞音同然而笑曰

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

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

我用龍曳尾舍舟而去南到計於蒼梧檀弓舜葬

于蒼梧之野史記舜死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今九疑山在道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亦名

山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人犯

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

懼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聞一男不耕有

受其饑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爲帝統治水

土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懼法如斯此吾

德薄不能化民證也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

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鄯州

龍支南踰赤岍水經新安縣南白石山曰赤岍水北過縣界名廣陽山水曰赤岍水北過

寒谷劉向別錄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左思賦寒

律以煖之徊崑崙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

庭地玄圃一名閭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察六扈脉

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隅地志流沙在居延西北杜佑

曰在沙州西八十里其决弱水於北漢地志地理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水在張掖郡刪丹縣柳宗元曰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没及底而後止故

弱曰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

地志在北平郡驪戎縣西南今平州之南疏九河於濬淵開五水

於東北鑿龍門

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

闕伊闕

在洛陽西南五十里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曰伊闕平

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
崎嶇歸於中國堯曰俞以固冀於此乃號禹
曰伯禹官曰司空賜姓姒氏領統州伯以巡
十二部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
夜泣氣不屬聲堯禪位于舜舜薦大禹改官
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舜崩禪位命禹禹

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

陽山之南

史記註劉熙曰今
穎川陽城是也

陰阿之北萬民

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

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

戴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

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

山

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
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

以朝四方

羣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斬以示衆示

天下悉屬禹也乃大會計治國之道內美金

山州慎

慎當作鎮

之功外演聖德以應天心遂更

名茅山曰會稽之山因傳國政休養萬民國
號曰夏后封有功爵有德惡無細而不誅功
無微而不賞天下喁喁若兒思母子歸父而
畱越恐羣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
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
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
斯豈可忘乎乃納言聽諫安民治室居靡山
伐木爲邑畫作印橫木爲門調權衡平斗斛

造井示民以爲法度鳳凰棲於樹鸞鳥巢於
側麒麟步於庭百鳥佃於澤遂已耆艾將老
歎曰吾晏歲年暮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羣
臣曰吾百世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葦椁桐棺

墨子曰禹葬會稽衣
裘三領桐棺三寸

穿壙七尺下無及泉墳

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曰無改畝以爲居
之者樂爲之者苦禹崩之後衆瑞並去天矣
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
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禹崩傳位與

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

子啓於箕山之陽

史記註劉熙曰嵩高之北

諸侯去益而

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卽天子之位治

國於夏遵禹貢之矣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

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

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

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

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

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田也水經註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

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

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皇覽曰禹冢在會稽

山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

衆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嚙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共

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烏田

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

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

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當常立

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

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高氏越史曰夏自少康至桀凡十二世按少康元

年壬午至周敬王元年壬午凡一千五百六

十一年吳之伐越見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敬

王之傳國至於允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第六